



# 鲁迅的故事

卢今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成都

封面设计 陈玉先  
插图

**鲁迅的故事**

卢今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25插页2 字数124千

1981年4月第一版 1981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400册

书号: R10247·22

定价: 0.47元

# 目 次

## 给少年读者

“读书三到”	1
“早”	5
金质奖章	6
东京街头	10
在旅途中和客店里	12
立志	15
“拼命三郎”	21
“一枝黄花”	27
“要相信科学”	30
深夜历险	34
水落石出	37
举起了指挥刀	40
可敬的人	47
“酸酒”	50
算命	53
一张条幅	58
为穷孩子着想	62
意外的一击	68
从概不赴宴到唇枪舌剑	71

在疾风暴雨中	74
“家庭教师”	78
“通缉令”	82
爱惜人才	85
“泥土”	90
阿花	94
始终牢记着	100
非说不可的话	106
“军火”	109
和一位红军将领的会见	112
接受任务	115
监狱内外	121
视死如归	126
在敌人的眼皮下	129
接线	135
心连心	138
重托	142
苦斗	147
战友情深	150
餐桌上的故事	159
“万有文库”	164
心爱的书	170
温暖	175
毫不在意	179
理当如此	187

## “读书三到”

鲁迅小时候，在离家不远的三味书屋上学。他的老师寿镜吾，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高而瘦，胡须、鬓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是绍兴城里数得上的有学问的人。

鲁迅上学以后，学习很努力。他的书本里，夹着一张书签，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心到眼到口到读书三到”十个字。鲁迅读书，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去做的。这“三到”里，做到“口到”、“眼到”并不难，只要读书时眼看书本琅琅有声就行了，“心到”却是比较难的：“心到”，就要求读书时专心致志，用心思考，并且真正理解、领会、掌握书本的内容。鲁迅确实做到了。

那时，私塾里学习的东西，有的并没有什么意义，有的还充满了封建毒素，加上老师要求死记硬背，所以，有些内容鲁迅并没有什么兴趣。但那里学的东西，也有的是有些用处的。比如“对课”，就是现在通常说的对“对子”，作为学习写诗的基本训练，现在也还用得着它。在三味书屋的同学中间，鲁迅是对“对子”对得最好的，寿老先生多次在大家面前夸奖过他。不过，对“对子”要对好了，也着实需要费一番心思。



“你拿‘独角兽’对个‘对子’看！”有一次，一个姓高的同学悄声地问鲁迅道。原来这个同学懒得动脑筋，他找了个机会，从老师的书桌上翻到了这次对课的题目。

鲁迅不加思索地就答道：“四眼狗！”

对“对子”要求字数、词性、句子结构相同。用“四眼狗”对“独角兽”，是没有错的。姓高的同学一想，觉得也对，便点了点头。

到了下午放学前，寿老先生出题目让同学们对课了。他出的题目果然是“独角兽”，姓高的同学心里暗暗高兴。

寿老先生开始叫同学们来对了。有对“两头蛇”、“三脚蟾”的，有对“八脚虫”、“九头鸟”的。这些，都是神话里的动物。寿老先生认为对得都可以。

叫到了姓高的同学。他站起来，大声答道：“四眼狗！”

同学们哄堂大笑了。

戴老花眼镜的寿老先生一听，生气了。他用戒尺敲了一下桌子：“你胡对！‘独角兽’是麒麟，‘四眼狗’是什么？你有没有看到过？”

接着，寿老先生叫鲁迅对。

“我对‘比目鱼’！”鲁迅站立起来，道。

“妙！妙！”寿老先生连连点头，并且说：“‘独角兽’的‘独’，不是数字，但有单的意思；‘比目鱼’的‘比’，也不是数字，但有双的意思。可见是用心思出来的。”

由于鲁迅爱思考问题，肯用心想事，所以，他常常爱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在旧私塾里却是不提倡的。

有一回，鲁迅听到一个历史典故，说是汉朝有个叫东方朔的文学家认识一种虫子，名叫“怪哉”，是冤气化成的，用酒一浇，就消释了。鲁迅很想详细地知道这个故事，有一次，他便问寿老先生道：“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

“不知道！”寿老先生似乎不大高兴，脸上有些怒色了。

原来，他认为这是学生不应当问的事。其实，这个故事，他是知道的，古书里写得明明白白。故事大意是：汉武帝有一次发现了一种长着耳朵、眼睛、鼻子、嘴巴和牙齿的怪虫子，不知是什么东西，便问东方朔。东方朔告诉他说：过去，秦朝的时候，拘捕杀害了许多善良的百姓，人们纷纷感叹：“怪哉！怪哉！”因而感动了上天，生了这种虫子。汉武帝又问：“用什么办法可以消灭掉它呢？”东方朔说：“喝酒能解愁，所以这种冤气化成的虫子，可以用酒灌的办法消灭掉。”一连这样的故事，寿老先生都不肯讲，还要一问就发怒，这使求知欲望很旺盛的鲁迅十分失望。所以，鲁迅在课外就努力设法自己找各种书来看。他是决不满足于课堂上老师教给的那点东西的。有什么不懂的，总爱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这样，怎能做到“心到”呢？

鲁迅小时候，就反对死读书。生吞活剥地死读，没有理解，那是不能算“心到”的。

鲁迅小时候读的课外书中，有许多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例如《茶经》是讲种茶的，《农政全书》，是讲农业、林业的，《花镜》，是讲种花的理论和经验的。



那本《花镜》，最吸引鲁迅了。他往往从三味书屋一回家，就拿起它来。鲁迅不仅反复地阅读了这本书，并且进行了实践。在实践中，他逐步加深了理解。在实践中，他又发现了书中有些地方写得并不对。鲁迅不迷信书本，他用自己的实践来纠正书上的错误。例如《花镜》上说，映山红这种花，只能长在山上，假如移栽到家里来的话，必须用山上的原土，否则，便养不活。鲁迅实践的结果并不是这样。一般的花，移栽后，人们就多浇水，而映山红偏偏喜欢干燥，鲁迅移栽了好几棵，多浇水的就死掉了，少浇水、保持土壤干燥的却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很好。鲁迅从实践中得出了结论：只要在移栽后不多浇水，映山红是照样能够养活的，不用山上的原土都没关系。现在我们从陈列在绍兴鲁迅纪念馆里的那本《花镜》中，还可以看到鲁迅当年在“映山红”一节上所加的批注——“按：花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山土移亦活。”鲁迅从小就是这样善于独立思考的。这样读书，才是真正的“心到”呢！

## “早”

到“三味书屋”读书的学生，按照书塾里的规矩，要从自己家里搬一套书桌和椅子来。鲁迅的那一套，寿老先生指定他放在屋子的东北角上。

那时，鲁迅的父亲正患着重病，家境愈来愈困难。鲁迅在兄弟中的排行最大，这样，许多杂务都落到了他的头上：

把衣物送到当铺去换钱是他的事；换来了钱，再到药铺去抓药，也是他的事……

鲁迅虽然非常注意遵守“三味书屋”里的规矩，但是，由于家里的事忙不过来，赶不及，结果；有一次上课迟到了。

寿老先生一向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他当场就批评了鲁迅，并且说：“上学一定要按时来，以后一定要早点到！”

鲁迅诚恳地接受了寿老先生的批评。他懂得，不管怎么样，迟到总是不对的，家里有事，应该把时间安排好，不能因此就原谅了自己。鲁迅只是责备自己，一句话也没有解释。

鲁迅在座位上坐好后，觉得惭愧，为了表示自己知错就改的决心，为了鞭策自己今后不再迟到，这天，他在自己的旧书桌左上方，用小刀用力地刻下了一个“早”字。

这个“早”字刻得很深。它不仅刻在桌面上，也刻在鲁迅的心头上了。行动是最好的证明；从那以后，鲁迅再也没有迟到过一次。

## 金 质 奖 章

鲁迅年轻的时候，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上过学。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在全班，获得学校奖给的金质奖章的，只有他一个人。

鲁迅是抱着救国的崇高志向刻苦学习的。那时，帝国主

义各国已纷纷侵入我国，清朝政府在一次次战争中失败后，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次，鲁迅从一位同学那里看到了一张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地图，上面标明了帝国主义各国打算怎样瓜分中国的计划，看了以后，他气得半天也说不出话来。爱国的烈火，在鲁迅心中燃烧，他决心多学些本领，将来好为国家报仇雪耻出力。矿务铁路学堂是一派主张兴洋务的人们办的——据说，他们打算把西洋那套兴办工业、建设国防的法子搬到中国来。鲁迅当时也曾这么想：这也许是使国家强盛起来的一个好办法吧，工业发展起来了，国防力量强大了，就可以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了。

矿务铁路学堂里开设的课程很多，有好几门课，并没有讲义。上课时，老师把重要的内容大段大段地写在黑板上，让学生抄在笔记里，赶上需要用图来说明知识内容的地方，连图也画在黑板上，学生就得把图也搬进自己的本子里去，也有时，老师念，让大家把他念的记录下来。

起初，鲁迅非常不习惯这种学习方法，而且常常来不及抄、来不及记。但是，他的笔记内容却始终是很完整的，因为在课下他总是借同学们的来补抄、补记，有时借了这个同学的，又借那个同学的，直到补齐了为止。

但是，总不能老是靠课下补呀。鲁迅练习起快速记录下来。他抓紧课余时间，练习写字，练习画图，一有空就练，一有空就练。

终于，鲁迅成为全班写字画图最快的一个了。不仅笔头快，而且抄写得也格外整齐。他的笔记记得十分出色了。

鲁迅不仅笔记记得出色，而且对课本的钻研也格外仔细、认真。他不是死读书的人，看看他在课本上所加的批注就知道了。

矿务铁路学堂采用的矿物学课本是美国人代那编写的，译名叫做《金石识别》。译者不大懂矿物学，因而，不少矿物的名称都采用了音译的办法。鲁迅听完课后，不仅注上了许多老师补充的内容，而且把音译的许多矿物的中国传统叫法也注上了。例如，他在“开克可儿”和“别溪可儿”旁边注上了“俗称开黄石煤、小黄石煤即此二种”。由于他钻研得深，还发现了书中的错处，并一一加以订正。例如，在书上所印的“硫酸白铅白伦脱”这个术语底下，他注上了“‘酸’字乃‘磺’字之讹”。他还在焦煤等矿物的西洋炼法旁边，把他所懂得的中国传统炼法也注上了。——从这些详细的批注中可以看出，鲁迅在学习上是多么认真，多么肯下工夫独立思考呀！

由于鲁迅的笔记记得好，课本上又有详细而独到的批注，于是，他的笔记本和课本常常被大家借过来、传过去……鲁迅为人热情，谁向他借书、借笔记本，他都借给。有的同学因为赶不及抄写，或者画不好图，请他帮忙，他也总是热心地帮助他们。

到了考试前夕的复习阶段，同学们更是纷纷地来向他借书，借本子，他也还是借给他们。

考试前夕，不讲新课了，同学们都忙于复习，这是他们最忙碌、最紧张的阶段，但这时，却是鲁迅最有工夫的时候。因为，他的功课在平日就学会了，而且记得很熟，所以

不用怎么温习。

鲁迅平时就爱看各种各样的报刊和课外书籍。那时，许多外国的重要著作正在陆续介绍过来，几乎月月都有重要的新书出版。学校的图书室里来了新的书刊，鲁迅就如饥似渴地阅读；但是有些书，图书馆里没有，或者由于十分重要，需要自备，他就设法去买来。有时，为了买到他所需要的书，星期天一清早就出去，跑到离学堂很远的城南的一家书铺去买，那里的书比较多。鲁迅不但把仅有的一点津贴费都买了书，而且节衣缩食，把省下的钱，也都买了书。考试前的复习阶段，他更有时间看书了，常常读到学堂规定的熄灯时间，才不得不放下书本。

鲁迅的考试成绩是十分优异的。在班上，十之八九，考试他都拿第一名。学堂里规定，国文每周考一次，其它学科每月考一次。这些，都称为小考。小考成绩优异的，就发给一枚三等奖章；得了四个三等的，便可换一个二等的；积了几个二等的，又可以换一个头等的。最高的奖赏是金质奖章，但那是很难获得的，因为需要几个头等的，才能换发给。获得金质奖章，是很高的荣誉。全班得到过金质奖章的，只有鲁迅一人。

鲁迅获得了金质奖章，同学们纷纷向他道贺。

有的说：“真了不起，这多么光荣啊！”

有的说：“把它别在胸前，谁见了都得羡慕你，钦佩你！”

有的说：“等你回到家乡，家长、亲友都得夸奖你！”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但是鲁迅一句也没有听进

去，他只是笑笑。

鲁迅的想法与众不同——金质奖章很值钱，他把它卖掉了！

为什么要卖掉它呢？因为鲁迅迫切地需要买进许多新书。

“别光是买书。看看你的衣裳、裤子，也该添了！”有位同学提醒鲁迅，说。

是的，鲁迅的衣裤太旧了，尤其是裤子，补过多次了。南京的冬天也够冷的，而鲁迅，他没有棉裤，只能穿夹裤过冬，他多么需要一条棉裤呀！鲁迅本来是不会吃辣椒的，冬天太冷，为了取暖，他不得不学着吃辣椒，后来，愈吃愈多……但这总不是个好法子，是该买一条棉裤了。

可是，进了书铺，鲁迅就把买棉裤的念头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枚金质奖章所换来的，是一批新书。其中，有些是他早就想买的。新书到了手——这对鲁迅来说，比什么都更高兴。于是，他又如饥似渴地埋头苦读起来……

## 东 京 街 头

鲁迅曾经在日本留学过。

他到日本后，先在东京的弘文学院补习日文。鲁迅学习刻苦，进步很快，不多久，便能大体上说些日文的日常用语了。

当时的日本，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并且在我国进行侵略活动。他们野心勃勃，正在酝酿着进一步扩大侵略。

于是，鲁迅在东京街头上，便多次碰到了令人气愤的怪事。比如，有一天晚饭后，他正在散步，迎面走来了几个日本青年，这几个日本青年故意装成很亲热的样子，笑嘻嘻地凑过来和他搭话。

“喂，……你的，到哪里去？……不，请问，你到哪里去？”他们中间的一个，结结巴巴地用夹生的中国话问鲁迅。尽管鲁迅到日本之后，就剪掉了发辫，但他们还是看出了他是中国人。

“一道走吧，交个朋友，聊聊……”另外一个说话的时候，更是满脸堆笑。

鲁迅历来为人热情，他对日本人民也是十分友好的，但遇到这样的场合，他却马上沉下了脸来，冷冰冰的，一语不发。

鲁迅早就听人说过，日本为了派一批人到中国去充当特务间谍，正在培养他们学会说中国话。眼前的这一伙，不就是这样吗？这些不怀好意的日本青年，想借鲁迅做练习中国话的工具哩！

鲁迅一眼看穿了他们的鬼把戏。心想：我决不能上你们的圈套！

他们见鲁迅默不作声，还以为自己的中国话没有说清楚，人家听不懂哩，于是，又呱呱啦啦地重说了一遍。

鲁迅仍然不答理他们。他们便又呱呱啦啦了一通。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喋喋不休。

鲁迅想了想，看来，始终不答腔，也不是个好办法，这帮人老围着不散开，多讨厌！

——干脆，来个针锋相对，水来土挡吧！既然，你们用夹生的中国话和我交谈，我使用夹生的日本话来对答！于是，鲁迅使用他刚学会的那些还不纯熟的日语来和他们攀谈了。

鲁迅一边说着疙里疙瘩的日本话，一边哈哈大笑起来。

而那伙不怀好意的日本人，见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诡计被识破，就露出狼狈相来了。唉，这不是自讨没趣吗！于是，他们垂头丧气，无可奈何地走了……

这样的事，鲁迅碰到了好几次。每次，他都巧妙地战胜了对手。这些人在鲁迅面前，简直束手无策。

## 在旅途中和客店里

在弘文学院里补习了一年多日语之后，鲁迅便离开了东京，前往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学医去了。

从东京到仙台，路途比较远，乘火车也要花一夜工夫。

傍晚时分，鲁迅从东京登上了火车。发车的时候，乘客不算太多，人人都有座位，鲁迅也找了个座位坐下。

在开往仙台的途中，要经过许多站头。不料到某一个站头时，上车的人特别多，他们蜂拥而上，片刻工夫，把所有的空座位都占满了。但是，陆陆续续地还有人向车厢里走来。



一位老太太也上车来了。鲁迅看她的年纪，总有六十开外了。不用说，这样的老年人，要是长时间地站着，她是吃不消的。

“请您坐这里来吧，来，请……”鲁迅毫不犹豫地让出了自己的座位，招呼老太太坐下。

“哎呀，那叫我怎么谢你呢！”老太太颤巍巍地走了过来。这时，火车晃动了一下，鲁迅连忙上前搀扶了她一把。

老太太刚坐好，火车就呼啸着飞驰起来了。

老太太定下神来，仔细一看，她发现了，原来给她让座的是一位中国青年，这就使得她更觉得过意不去了，于是，她又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不必这样客气。您看我，年轻力壮的，坐着、站着，还不都一样！”鲁迅笑着说。

鲁迅就这样站着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火车就到了仙台。

鲁迅对日本人民，一直是怀着深厚的情谊的，火车上让座，不过是一件小事罢了。

在日本留学期间，日本人民对于鲁迅深切关怀的事例，也有不少。这里说说鲁迅在一次假期里，从仙台到东京去度假时，发生在水户的一件事吧。

这次鲁迅去东京，在半途的水户车站就下车了。因为在那里有一座我国古代民族英雄的墓，鲁迅钦佩这位英雄的精神品格，所以想去瞻仰。

在水户下车的时候，是在夜间，鲁迅只好去找旅店投宿。